

高校通识课程体系下传统文化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张劲锋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中文系 重庆 400031)

[摘要]随着课程建设的深入与教育实践的展开,高校通识课程体系下的传统文化教育,也逐渐暴露出在“讲授模式不符”“结构框架矛盾”“师资专业壁垒”“知识系统不明”等方面的困境与弊端。这表明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仍然尚未成熟,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调整,应该从“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体系构建”“形成全面立体培养方案”“沟通衔接不同学段”等方面入手,全面布局,持续投入,将中央“三个开展”“四个讲清楚”的要求落到实处。

[关键词]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大学教育;传统文化教育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5.856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精神,2014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下称《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1]2017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又下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指出要“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2]文件下达后,全国多数高校结合自身情况,陆续建设了“传统文化”方面的课程,并组织编写了一批相关教材。截至目前,传统文化教育已基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落实。如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2019年即将原大学语文中的一部分内容分离出来,改造为通识核心课程“中国传统文化”,以“公共必修”的方式供全校非中文专业修读。这种课程建设方式,成本低、见效快,能以最快的速度解决有无问题,因而成为了全国高校普遍采取的办法,但是随着课程建设的深入与教育实践的展开,当前高校通识课程体系下传统文化教育的弊端与困境也渐渐显露。

一、“文化史”“文化概论”和“文化常识”的专业课讲授模式不适用于通识课程

目前各高校自行开设的传统文化课程,大体都从“文化史”“文化概论”和“文化常识”这三个角度展开。其中,文化史侧重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变迁的历史线索,文化概论注重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精神气质、思想理念,而文化常识则关注于文化传统与古典文献中的概念、知识。但在实际课堂讲授中,这三个角度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弊端,使教学效果无法达到预期。

文化史、文化概论是以往文史专业课程体系下的讲授模式,作为文史哲专业的学生,其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基础,通过文化史或概论,对中国文化进行历史线索的简单梳理,和宏观角度的理论概括,足以帮助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但是在通识课程体系下,广大非文史专业的学生,尤其是高中理科背景的学生,对中国乃至的历史文化、文献典籍所知寥寥,很多学生没有掌握最基本的文史常识,从文化史和文化学的角度讲授,超出了学生的知识储备上限,导致学生无法理解。同时,由于缺乏历史和哲学基础,非文史专业的学生普遍无法辩证地认识文化的局限性与发展性,而讲授传统文化又不脱离其存在与发展的背景、脉络。这就导致当老师向其介绍传统文化的本源与局限时,学生往往会将传统文化视为与现代相悖的糟粕;如果老师刻意将“优秀传统文化”从其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为使其适应现代价值而进行改造甚至曲解,这又是违背常识的错误做法,与教育的根本目的相悖。

而如果绕开文化史与文化概论,重点向学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在以往文史哲专业课程中,文化常识往往作为“古代汉语”等课程的补充内容,有的放矢,且能与课程相互配合,相互理解。但在通识课程体系下,缺乏文史基础的学生,面对大量脱离文本的常识,必然无从理解。即便将常识分门别类,并设置参考篇目,供讲授阅读,但篇目与常识之间仍然存在矛盾,以文本为主,则未跳出“大学

语文”的窠臼,常识亦往往割裂零散,不成体系,如以常识为主,所配课文为迁就常识,选篇困难,所选篇章也往往并非经典,讲授、阅读价值不大。

二、传统文化课程与通识教育的旧有结构框架存在矛盾

“文化”是一个极其广博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使用的教材《中国传统文化十六讲》为例,其内容包含天文、称谓、婚恋、哲学、服饰、建筑、饮食、节日、戏曲、花鸟、器物、职官、丧葬、科举、史官、汉学等十六个方面,^[3]涉及多个学科门类的知识。然而,一方面通识课程受制于课时数,每讲只能简略介绍,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学生课业繁重,由于并非专业必修课,学生在主观上缺乏重视,更不会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巩固、充实、提高,学生普遍课堂获得感较弱,进一步导致学生对课程的轻视。

三、“师资专业壁垒”与“知识系统不明”的问题显著

在任课教师方面,由于教师都有各自的学科背景,即便是专门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专业和知识也难以涵盖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另外,由于对知识框架和知识体系,以及对传统文化本身都缺乏统一的认识,不同任课教师之间在讲授的内容、形式、重点、难度等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上述问题的存在,表明高校通识课程体系下的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仍然尚未成熟,需要进一步地探索和调整。首先,应该加快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在传统文化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上形成广泛共识。习总书记曾在2013年全国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四个讲清楚”,《纲要》在此基础上指出要将其落实到加强三个方面的教育,即“一是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情怀教育。二是开展以仁爱共济、立己达人为重点的社会关爱教育。三是开展以正心笃志、崇德弘毅为重点的人格修养教育。”习总书记的讲话和《纲要》交代了传统文化教育的任务使命,点明了“教什么”的宏观方向,但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应该尽快在细节上框定传统文化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框架、讲授模式、考查体系,这样才能讲中央的宏观指导落到实处,避免成为“水课”。^[4]

其次,要在通识课程体系,甚至整个培养方案的“大盘”之下,针对传统文化教育进行统筹谋划,全面布局,形成合力,不能“单打独斗”,妄想通过一名教师,一本教材,一门课程包揽全部,应付任务。从教师角度而言,任课教师各有其专业背景,在高等教育的教学层次,不适宜也无法准备“全能型”的专门师资。从各专业的培养与发展角度,不同地区、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学生知识基础和发展方向不同,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程度、内容侧重,都不应“一刀切”。所以,在课程建设上,应该因地制宜,因专业制宜,形成“专业发展必修课+核心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思政课+三创课程”的课程体系。如每个专业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与其它学科的专家、教师合作,开发一门与本专业相关的传统文化必修课;然后再在全校范围内建设若干门传统文化的通识核心课,由各专业根据需要选定一门供学生必修;继而鼓励由文史哲等专业的教师根据个人研究方向与兴趣,自行开设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选修课,设定传统文化专向学分,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修,修

(下转第916页)

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等教学辅助手段,让学生观看影视作品片段,甚至可以通过学生自导自演的方式进行课本剧的改编,最终在学生面前进行演绎。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使学生身临其境产生思想共鸣。教师要充分的把握学生的集体情绪,在阅读教学完成后组织学生进行一次饶有趣味的观后感写作。这种写作教学可以说牢牢的把握住了学生的真实情感,使学生在情感最为鲜明的时候进行写作从而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 分别指导 构建高效作文教学课堂

分别指导就是要教师充分的了解学生发展的差异性。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每个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语言运用风格。当然每种风格都会有自己的优势,也会有不足。因此教师要做的就是在进行作文教学的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扬长避短,最终获得写作能力的提升。这种分别指导的教学方式对于语文教师的要求较高,它要求教师必须在平时的授课过程中营造愉悦的教学氛围,同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并且深入的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的开展针对性指导。从而构建起高效的作文教学课堂。例如,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发现某同学平时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和课外书,知识储备量很大,并且思维非常清晰。由此,教师就可以指导该

同学多进行一些议论文写作的尝试,利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开展事例列举,同时通过清晰的逻辑思维展开层层递进的说理。在这样的指导过程中,该生的写作能力也能够获得明显的提升。

四、结语

随着教学改革的发展,自主学习策略的应用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高中语文教师开始在写作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写作,从而提升他们对于写作的积极性。当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学生知识储备较差,教师指导能力有待提升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期望每一位高中生的语文写作能力都能够获得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 [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叶圣陶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 [2]余文森,吴刚平.新课程的深化和反思[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3]孙春成.语文研究性学习:教与学的融合策略[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4]郑敏.自主性学习的缘起和发展[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上接第887页)

满足够的课程即可。同时,也要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多元化、全面化、立体化的培养格局。

最后,还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的历史通识教育,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有效衔接。学生高中毕业时,多数刚刚成年,但也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如果在基础教育阶段没有引导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认同,高校的历史文化教育将面临巨大的障碍。同时,基础教育阶段对历史通识教育的忽视,极大地拉低了学生掌握常识的上限,高校不得不为学生补充历史文化教育所需的历史常识,弥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鸿沟,这不仅浪费了大量学分、学时,增加了学生和教师的负担,也导致很多高校空有大量专家、学者等优秀的师资,历史文化教育却不得不始终在低水平、低效率、低热情中徘徊,无法深入推进。因此,应该由教育部门牵头,对各个教育阶段的历史文化课程进行科学布局,系统衔接,减少重复建设,提升教学效率,将《纲要》中“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要求落到实处。

综上,大学阶段的历史文化教育,仍需我们在科研和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调整、完善,历史文化课程体系的成熟,

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多阶段、多单位、多学科的全面布局、共同建设、持续投入。文化的复兴与普及,永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中央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发展的决心与思路都已明确,“新文科”建设方案亦已初见端倪,广大高校与学者、教师,应该对当前历史教育的困境与不足有清晰的认识,并主动进行反思与探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参考文献

- [1]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4-04/01/content_2651086.htm.
- [2]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
- [3]张晓芝、王慧颖.中国传统文化十六讲[M].重庆大学出版社.2020.
- [4]曹胜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课程体系的建构[J].中国大学教学.2020(9).

作者简介:

张劲锋(1990-),男,文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